大明寶訓 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3702
冊數 30（2）
函號 図 45 12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卷之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閲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龍昌

任官

○甲辰十一月辛酉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為急中書百司綱領總率羣屬須擇賢者與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小大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栱桷而為梁棟委大於小是以鍾庾而盛斗筲省臣對曰人有才者施於任使宜

無不可

太祖曰莫邪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斲石則必缺麒麟之駛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則必斃要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丙午正月是月命中書省臣錄用諸司劾退官員省臣傅瓛等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輩皆以迂緩不稱職為法司劾退豈宜復用

太祖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效亦有遲速夫質朴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有不逮而於民則無所損也

○吳元年十二月是月

太祖以山東郡縣既下命官往撫輯之諭之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賢者以才德有才則可以應變集事有德則足以善治為治之道亦有難易當天下無事民狃於奢縱治化為難及更喪亂斯民凋敝撫綏尤難元之所以致亂者雖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於縱弛強者急遽發於暴橫又皆以胡人為之長不惟尸位而已反為奸吏愚弄假威竊權以生亂階今山東郡縣新附之民望治猶負疾者之望良醫醫之為術有攻治有保養攻治者伐外邪保養者扶元氣

今民出喪亂是外邪去矣所望休養生息耳休養生息即扶元氣之謂也汝等今有守令之寄當體予意以撫字為心毋重困之

○洪武元年正月辛丑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陛辭

太祖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然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䘮人而厚己況人有才敏者或泥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害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四月癸亥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叅政汪廣洋為山東叅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為江西叅政

太祖因謂安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見於軍門為朕敷陳王業論當世之務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近幕府軍旅之事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今調汪廣洋為山東叅政而江西乃上游都會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其為我撫治之安對曰臣以微陋叨蒙甄錄俾居左右幸望過矣今復委以重任恐付託不効有負

上恩

太祖曰躬擐甲冑決勝負於兩陣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之衆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朕之用人用其所能不強其所不能卿才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豈私卿一人而不愛一方乎安

乃頓首受命

○閏七月辛酉廣東何真率其官屬入朝詔授真江西行省參政

太祖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二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者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

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為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

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

太祖曰夫能不貫禍於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以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是用特授爾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輿也卿令名已著尚懋修厥德以輔我國家

○八月丙子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職譬如良工之於木大小曲直各當其用則無棄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當大事用之者在審察其宜耳驊騮之材能歷險致遠若使攫兎不如韓盧鉛

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資利刃故國家用人當
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能則人材不得盡其用而朝
廷有乏人之患矣

○洪武二年二月庚寅

太祖謂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積善可以成德故小善可
以成大善小惡必至成大惡又曰積善如積土久而不
已則可以成山積惡如防川微而不塞必至於滔天卿
等皆時之俊乂與朕康濟天下雖有小善朕必錄之若
有不善勿吝速改人能改過遷善如鏡之去垢光輝日
增不然則終身蒙蔽罪惡日積災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五月癸丑置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建寧邵武興化延
平八府隸之命中書省參政蔡哲爲參政

太祖諭之曰君子立身行已莫先於辨義利夫義者保身
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惟利是趨而不知有義君
子則惟義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異於常人者也福
建地瀕大海民物富庶番舶往來私交者衆往時官吏
多爲利誘陷於罪戾今命卿往必堅所守毋蹈其罪哲
對曰臣以菲薄叨承恩命敢不盡公以報

太祖曰公即無私義之謂也私即亡公利之謂也要公之
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鏡無分毫私意累之然
後揆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胸中微有芥蔕即不得爲
公矣卿宜勉之

○八月己巳
太祖令吏部定内侍諸司官制諭之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為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醯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為腹心即腹心病矣馭之之道但當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為非也

○洪武四年正月己卯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太祖覽之親加刪定詔刊行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問南北風憲非朕耳目任得其人則自無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鐸對曰臣聞元時遣使宣撫百姓初出之日四方驚動及至畧無所為而出百姓為之語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來若雷霆去若敗鼓至今傳以為笑今
陛下一視同仁任官惟賢尤重風憲明立法度所以安百姓興太平天下幸甚臣等敢不精白一心欽承
聖意

○四月辛卯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或言刑名錢穀之任宜得長於吏材

者掌之然吏多狡獪好舞文弄法故悉用儒者且自古
以來興禮樂定制度光輔國家成至治之美皆本於儒
儒者知古今識道理非區區文法吏可比也然今所用
之儒多不能副朕委任之意何也豈選任之際不得實
材歟朕每遇事無不究心近調兵北征沙漠西取川蜀
兵未出門達夜不寢身雖不往而心則往矣惟恐委任
非當或規畫未善不能了事卿等為朕股肱於銓材授
任亦當夙夜究心苟非其材勿輕選任

○五月丁巳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者
銜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銜平則物之輕重
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

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持
銜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
位而已

○洪武七年正月庚午吏部奏主事員多欲改主事王性
任戶部
太祖不許曰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政有煩簡故官有
多寡當因時制宜豈得盡拘一律乎況初入仕者政非
素習事何由治職何由稱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輕調如
有年老者就本部陞用

○六月戊午汰北方府州縣官
太祖命吏部臣曰古稱任官惟賢材凡郡得一賢守縣得

一賢令足以致治如潁川有黃霸中牟有魯恭何憂不治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與煩劇同祿入供給未免疲民可量減之於是吏部議減北方府州縣官三百八人

○洪武九年六月乙未莒州日照縣知縣馬亮考滿入覲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吏部以聞

太祖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皆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哉苟任督責以為能非愷悌之政也為令而無愷悌之心民受其患者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懲

○庚戌山西汾州平遙縣主簿成樂官滿來朝本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

太祖曰地之所產有常數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定額何俟恢辦若額外恢辦得無剝削於民主簿之職本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辦課為能若止以辦課為能其他不見可稱則失職矣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洪武十年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時官制初立

太祖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參政未行

太祖遂命秉正為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為左通政諭

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者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為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無隱蔽當引見者無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秉正等頓首謝曰臣等駑鈍幸蒙

聖眷膺茲重任敢不盡心圖報萬一

○洪武十一年正月是月徵天下布政使司官及各府知府來朝

太祖謂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廣聰明以防壅蔽今布政使司官即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瘝官曠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若治效有成即為賢材天下何憂不治廷臣對曰

皇上憂民之切任官之重此堯舜詢事考言之道

○三月丁丑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來朝

太祖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官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第為三等稱

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
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
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洪武十六年六月辛巳

太祖與侍臣論用人之道

太祖曰人主以明為治而不自用其明當取衆人之見以
為明夫爝火之光豈勝於烈炬衆人之見必廣於一人
故用天下之賢材以為治使天下之情幽隱畢達則明
無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聰明而不取衆長欲治道
之成不可得也

○洪武十三年九月丙午始置四輔官告太廟以王本杜
佑龔斆為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為夏官勑曰昔之耕
莘者為政社稷永安築巖者在朝君仁民康二臣繼出
於殷商致君六百年之大業是賢者雖處同出異其忠
君濟民之道則一朕政有未周化有未治訪近臣而求
士故召爾等来朝命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
都督之次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其敬慎
之

○十二月是月吏部奏天下郡縣所舉聰明正直孝弟力
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士至京者八百六十餘人

太祖命各授以官因諭之曰人之才能少得全備如寛厚
慈祥者使之長民勤敏通達者使之集事量能授官庶

有成績若使才不稱職位不達才國家雖有褒德録賢之名而無代天理物之實非所以圖治也爾其審之於是授職各有差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甲辰

太祖召吏部兵部臣諭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集習故其成材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立士習始分服逢掖者或不閑於武略被介冑者或不通於經術兼之者其惟達材乎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預李靖輩文武兼資難槩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為也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智有志於學者若槩視為武人不用則失之矣師等其審擇用之

○洪武十五年四月癸卯以儒士吳顒為國子監祭酒

太祖諭之曰國學者天下賢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師道嚴而後模範正師道不立則教化不行天下四方何所取則卿宜崇重道義正身率下俾諸生有所模範若徒以文辭為務記誦為能則非所以教矣為夫鐘鼓揚則聞於遠德義著則人樂從爾其慎之勉副朕意

○洪武十七年七月壬子吏部奏考滿官二員績最當遷

太祖曰任官之法考課為重唐虞成周之時所以野無遺賢庶績咸熙者用此道也若百司之職賢否混淆無所懲勸則何以為政故鑑物必資於明鏡考人當定以銓衡爾等考覈務存至公分別臧否必循名責實其政績有異者即超擢之庶幾賢者在位而人有所勸矣

○洪武十八年八月丙辰

太祖御華蓋殿與群臣論及治天下之道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蓋擇衆賢為耳目則聽視周乎四海任衆智為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材宜留

聖慮

太祖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姦也是以任人為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前而改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始終惟終始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臣詐似信懷姦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洪武二十一年正月戊寅召前諸城知縣陳允恭於雲南

太祖諭吏部臣曰為國以任人為本作姦者不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姦者必懲庶不廢法宥

過而用則無棄人陳允恭前任諸城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過可用也於是召允恭還復其官

○洪武二十二年九月戊辰

太祖御奉天門廷臣有言比来儒士起自田里而擢田驟峻非朝廷愛重名爵之意

太祖曰朝廷爵祿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豈可限以資格朕但期得賢名爵非所悋若曰起自田里不當驟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隴中一旦舉之加於朝臣之上遂至建功立業何嘗拘於官職朕所患不得賢耳誠得賢而任之品秩非所限也

○洪武二十三年八月辛酉給事中有薦士者

太祖問宜何官對曰宜牧民又問其所長對曰其人才高年力少勇於敢為

太祖曰才高者多過中勇敢者少循理遽使牧民未見其可夫素操刀者乃可使割善製錦者乃可使裁素未學而欲使入政可乎後生年少未嘗歷練恃才輕忽用其血氣之勇鮮有不生事擾民者且令就學以養其德性變化氣質俟學成用之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甲寅

太祖與群臣論治道諭之曰構大厦者必資於衆工治天下者必賴於群才然人之才有長短亦猶工師之

藝有能否善斲木者不能攻石善斷輪者不能為舟若任人之際量能授官則無不可用之才矣卿等皆朕股肱耳目宜為朕廣求賢才以充任使毋求備于一人可也

太祖諭吏部臣曰用人之道在於隨材任使則天下無棄人矣又曰觀人之法有數等材德俱優者上也材德不及者其次也材有餘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二者俱無此不足論也矣若逐勢變移好作威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

守法

○甲辰三月丁卯

太祖謂廷臣曰剽悍驕暴非人之性也習也苟有禮法以一之則剽悍者可使善柔驕暴者可使循帖若踶齧之馬調御有道久則自然馴熟屬茲草創苟非禮法人無所守故必當以此洗滌漸染之習然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為難人知遵禮自無暴悍能守法則不至暴悍夫三尺童子至弱也遇強暴而不敢欺者以有禮法故耳方今所當急者此為先務不可後也

○吳元年十一月壬寅

太祖謂省臺官曰近代法令極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毋襲其弊如元時條格煩冗吏夤緣出入為姦所以其害不勝且以七殺言之謀殺故殺鬭毆殺既皆

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誤殺有可議者要之與戲殺過失殺亦不大相遠今立法正欲矯其舊弊大槩不過簡嚴簡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爾等其體此意

○十二月甲辰

太祖諭群臣曰讀書所以窮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稱循良者不在於威嚴在於奉法循理而已卿等既讀書於律亦不可諳達大抵人之犯法者違理故也君子守理故不犯法小人輕法故蹈重刑今卿等各有官守宜知所謹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戊子刑部臣奏律條與條例不同者宜更定俾所司遵守

太祖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輔治之術耳有經有權律者常經也條例者一時之權宜也朕御天下將三十年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

求言

○戊戌十二月庚辰

太祖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訪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實姚璉者來見

太祖問之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飢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獲所歸矣又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否仲實對曰頗怨

太祖曰築城以衛民何怨之有必愈所為迫促以失人心即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諳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于一

主公英明神武兼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火措之於衽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

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然皆為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己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對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

太祖曰有不便者盡言之仲實等皆拜謝乃賜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甲辰四月庚子

太祖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智慮未周及既行之後思之有未盡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其追悔於既往曷若致謹於初大抵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近日紀綱法度粗若有緒其間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為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其便苟有不善豈徒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

○六月戊戌

太祖謂廷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遏言塞則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而酬應上下之務非兼聽廣詢何以知其得失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蒭蕘夫蒭蕘至賤者也古人尚取於其言況左右前後之人與共事者豈無一得之長乎諸公有所建明當備陳之

戊午

太祖謂諭朝臣曰國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繫焉君臣之間各任其責所行未當速改不宜有所隱避若隱避不言相為容默既非事君之道於己亦有不利自今宜各盡乃心直言毋隱

○洪武元年正月壬午

太祖諭群臣曰忠臣愛君讜言為國葢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為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二月己未

太祖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嘿嘿乎爾等以言為職所貴者忠言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

朕每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絶平居能言奏
對之際或畏避不能盡其詞或倉卒不能達其意故嘗
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略而
不究蓋見秦漢以來季世末主護短惡諫誅戮忠直人
懷自保無肯為言者積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
猶有薄食人之所為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原
吉對曰
陛下此心即大禹好聞善言成湯不吝改過之心也言而
無實略之不究尤見天地之量
太祖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言
之則當益戒於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差謬

洪武七年八月辛丑北平按察司副使劉崧言宛平驛
當要道而驛馬之數與非要道之驛同宜減他驛馬以
增宛平驛
太祖可其奏顧謂侍臣曰驛傳勞逸不均甚為民弊崧以
為言民獲惠矣朕以一身任天下之事聞見計慮豈能
周徧爾等宜體此竭心為朕訪察民間利病何事當興
何事當革具為朕言朕當行之毋為容默但保祿而已
侍臣對曰
陛下樂從直言天下之福也
○洪武九年六月壬寅
太祖諭侍臣曰舍己從人改過不吝帝王之美事故大禹

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筍簴曰教我以道者撃鼓教我以義者撃鍾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撃磬以獄者揮鞀禹聖人也虛己求言如此之切故聞善言則拜朕樂聞嘉謨屢勑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以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

陛下聰明天縦孜孜為治事無缺失群臣非不欲言但無可言者

太祖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者左右之臣盡忠補過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

○十二月丙辰

太祖諭群臣曰朕每事必詳審而後行既行而又有相妨者以一人之智慮欲周天下之事情固知其難當事機叢脞左右之人能竭盡誠意相與可否豈不事皆盡善人受其惠若固位偷安默而不言自謂得計殊不知百世之下難逃清議如張禹孔光之徒豈不惜哉群臣皆頓首

○洪武十年六月丁巳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瞽國家治否實關於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由以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心以納之尚慮微賤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疎遠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則所

知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
朕前

○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戊午
太祖諭兵部試尚書茹瑺等曰朕虛心待人汝等當思盡言不宜容默天下之事一人慮之不足衆人計之有餘茍惟依阿承順無所建明非有利於天下也瑺等皆頓首謝

納諫

○辛丑七月甲子
太祖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澣濯者叅軍宋思顏曰臣見
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更進禹之惡衣服誠無以加矣真可以示法於子孫也臣恐
主公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太祖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於目前而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於將然今思顏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能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弊以彰其直復謂思顏曰汝在前朝頗有善譽為主者不能知汝及歸於我數進讜言斯固可嘉思顏又曰近句容有虎為害
主公既遣人捕獲之今豢養民間飼之以犬無益
太祖欣然即命取二虎并一熊皆殺之分其肉賜百官

○甲辰三月戊辰

太祖御戟門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

太祖覽畢因論及選諫議之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愆糾繆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矯激巽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忠爾忘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也

○洪武元年正月己卯

太祖諭群臣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聰明之君樂聞忠讜而臣下循默姦諂不盡其誠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言直諫而君上昏愚驕暴飾非拒諫者有之臣不諫君是不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見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於昏君然有益於社稷人民也若君上樂於聽諫而臣下善於進諫則政事豈有不善天下豈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難

○洪武六年三月乙卯

太祖謂群臣曰昔唐太宗謂人主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也朕觀湯以從諫弗咈而興紂以飾非拒諫而亡興亡之道在從諫與咈諫耳大抵自賢者必自用自用則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傲僻邪侈不亡何待從諫者則樂善樂善則正人日親憸人日遠號令政事

必底于善故未有不興者太宗英傑之主有見乎此納言如流小大必採故能致貞觀之治朕於卿等深有所望勿懷顧忌而忘盡言

○洪武八年五月庚申朔

太祖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之臣忠諫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無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為賢明至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軀保祿之臣或緘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理必至淪亡而後已由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異也

○洪武九年六月甲申朔

太祖諭侍臣曰朕觀往古任智自用之君飾非拒諫多取滅亡成湯改過不吝故為三代盛王唐太宗屈己從諫亦能致貞觀之治此皆後世罕及也人君苟能虛己以受言人臣能盡忠以進諫則何事業不可成哉

○洪武十五年八月己丑山東肥城縣知縣許好問言報國莫知薦賢獻忠莫如進諫臣既不能薦賢以報國敢不進言以獻忠周有天下八百年秦併周為正統合四十餘年而漢興漢有天下四百餘年隋平陳混一天下甫二十九年而唐興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八年元起沙

漢入主中國混一天下八十餘年而
聖朝隆興先儒云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皆為迭興之
閏位乃知秦為漢閏隋為唐閏元為國朝之閏亦已明
矣伏願
陛下愼刑罰昭勸懲緩差徭容直諫致中和以丕顯文明
之治則
皇祚傳之萬世聖子神孫承繼於無窮矣豈特八百年而
已哉
太祖曰治亂相因盛衰有時雖出於氣運一定之數然亦
由人事之所致也其間保民致治國祚靈長未有不由
創業垂統為子孫繼述之基本其所以速致亂亡者必
反是鑒之往古事有可徵要之祈天永命固有其道修
德愼罰亦一端耳好問所言頗合朕意

去讒佞

○吳元年正月乙未有省局匠告省臣曰見一老人語之曰
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為誰曰我太白神也
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
太祖曰此誕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豈與
小人語耶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

○九月乙未
太祖諭群臣大丈夫有志於功業者必親賢以廣德蓋正
直相親則善日聞讒邪相近則惡日染如王保保所信

多非正人有傳類陽者專為前察細事甚張威福一增略不相禮陰譖殺之信讒如此豈持久之道乎為人上者最忌偏聽所謂偏聽生姦誠有是也信任姦邪假聲勢以濟其愛憎之私何所不至使人離心離德功業豈能成立

○洪武元年二月癸卯

太祖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諫者有讒佞者忠諫之言始若難聽然其有益如藥石之能濟病讒佞之言始若易聽然其貽患不可勝言夫小人之為讒佞也其設心機巧漸漬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於人主以探其淺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復有言必以為其嘗言者可信將不復審察彼讒佞者因得肆其志而妨賢病國無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逆於耳故也惟剛明者審擇於是非取信於公論不偏信人言則讒佞之口杜矣

○八月甲午有御史上言陶安隱微之過

太祖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於道路

太祖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命中書省臣黜之省臣進曰御史當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

太祖曰不然植桂木者必去蟫蠹長良苗者必芟狼莠任正士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結以小信而後

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為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為力不然害滋大矣竟黜之

○洪武三年十二月己巳儒士嚴禮等上書

太祖退朝御西閣因覽禮所上書謂侍臣曰汝等知古今達事變且言元氏之得天下與所以失之之故或言世祖君賢臣忠以得之後世君暗臣諛以失之或言世祖能用賢而得之後世不能用賢而失之或言世祖好節儉而得之後世尚奢侈而失之

太祖曰汝等所言皆未得其要夫元氏之有天下固有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權臣上下蒙蔽故也今禮所言不得隔越中書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今創業之初正當使下情通達於上而猶欲效之可乎杭州白塔乃元時佞臣所作以諂媚朝廷今禮欲修之泊顏之有祠堂因其初入臨安市不易肆有德於民故廟食焉今禮欲毀之宋之都杭僻居一隅非得已也朕都建康撫定四方經營方始今禮又欲朕建都於杭失居重馭輕之宜皆妄言耳朕訪求人才欲得識時務俊傑而用之今觀禮所奏誠未達時務者也

○洪武十年五月是月有內侍以久事內廷從容言及政事

太祖即日斥遣還鄉里命終身不齒遂諭群臣曰自古賢

明之君凡有謀為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己未聞近習嬖幸之人得與謀者況閹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僻專恣其本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為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侍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官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将来也群臣頓首稱善

○洪武十三年五月辛丑侍臣有言近御史周其上言與利之事此人心術不正宜明正其罪

太祖曰然朕已命黜之嘗思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物夫知人為難而知言亦不易故聽納之際不可不審

○洪武十六年六月戊子

太祖諭廷臣曰讒人之能害國猶稂莠之能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國者必去讒邪稂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則苗不能勝矣讒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則正人不能勝矣讒邪勝正人非國家美事人君知其然當力去之不然則根柢日深為害不淺矣

○戊戌

太祖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
立政用憸人
太祖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
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沉進曰書言
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
太祖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蓄毒藥不急去之必為身
患小人巧於悅上恐於賊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順適己
意任其所為而不問以為怨將在彼譬如犬馬傷人人
不忍畜犬馬者乎沉曰小人中懷姦邪而其所言甚似
忠信不可不察
太祖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義

乃牽合傅會曰是不可不為知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
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傅會曰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
也自古以知人為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〇洪武十七年四月己丑
太祖謂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其言有
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謗言近於忠諛言近
於愛惟不惑於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諛
言則智益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為
善然惟不為所眩惑則讒佞自遠
陛下聖諭深得其情
太祖曰朕日總萬機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

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奬而行之言之非實亦不之罪惟讒諂面諛者決不可容也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丙申

太祖謂侍臣曰朕昨觀史見前代帝王好聽讒言者必致敗亂蓋國[illegible]讒佞忠賢之害也賢者之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之人憸巧善承人主之意人主不察多為其所惑始若無害終實可畏其妨賢病國可勝道哉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哲而去讒佞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丁未

太祖諭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謟媚卑昵同乎汚俗而得譽

者夫毀者未必真不賢而譽之者未必真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耳人主能知其毀者果然為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然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鮮有不致毀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正故取人為難而知言為尤難也

却貢獻

○辛丑三月戊寅方國珍遣撿校蕪敬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

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洪武元年四月辛丑朔蘄州進竹簟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物之失今蘄州所進竹簟固為用物且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洪武六年二月庚辰海賈回回以番香阿剌吉為獻阿剌吉者華言薔薇露也言此香可以療人心疾及調粉為婦人容飾

太祖曰中國藥物可療疾者甚多此特為容飾之資徒啓

奢靡耳却其獻不受

○十一月甲寅山西汾州官上言今歲本處旱朝廷已免民租秋種足收民有願入賦者請徵之

太祖謂侍臣曰此人蓋欲剥下益上以覬恩寵所謂聚歛之臣此真是矣民既遇旱後雖有收僅足給食況朝廷既已免其租豈可復徵之昔孔子論治國寧去食不可無信若復徵之豈不失信乎夫違理而得財義者所恥厲民以從欲仁者不為遂不聽

○己未潞州遣官貢人參

太祖諭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命

止之遂於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耕耔刈穫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遠方取珍味甚得於詒謀之道也

○洪武七年七月己卯朔西番兆日之地舊有造蒲萄酒户三百五十家至是其酋長𢦴卜監藏羅古羅思喃哥監藏等以所造酒來獻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飲食衣服貴乎有常非常有而求充乎一己之欲者則必有無窮之害昔元時造蒲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甚矣豈宜效之且朕素性不喜飲況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

○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乙丑廣西布政使司奏安南國遣使入貢

太祖謂禮部尚書李原吉曰安南遠居海濱率先效順方物之貢歲以為常朕念彼嚮慕中華服我聲教豈在數貢故嘗以海外諸國歲一貢獻轉運之煩實勞民力已命三年一朝今安南不從所諭又復入貢爾禮部其速令廣西遣還必三年乃來也

勤民

○戊戌二月乙亥還元帥康茂才為營田使兼帳前總制

親軍左副都指揮
太祖諭茂才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潦不時有妨農夫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舘舍送迎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甲辰三月己卯廷臣張問等上疏勸
太祖淵默以怡養神氣
太祖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達變天下無事端拱玄默守道無為此固可以保養神氣顧今喪亂未定軍旅方殷日給不暇此豈淵默怡養之日耶諸公之言固愛我但未達時宜耳

○丙午正月辛卯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為國之道以足食為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失其本業而軍國之費所資不少皆出於民若使之不得盡力田畝則國家資用何所賴焉今春時和宜令有司勸民農事勿奪其時一歲之中觀其收穫多寡立為勸懲若年穀豐登衣食給足則國富而民安此為治之先務立國之根本卿等其行之

○吳元年四月是月應天府句容縣耆民施仁等獻瑞麥
太祖下令諭民曰自渡江以來十有三載境内多以瑞麥

來獻丙申歲太平府當塗縣麥生一榦兩岐丁酉歲應
天府上元縣麥生一莖三穗寧國府寧國縣麥生一莖
二穗今句容縣又獻麥一莖二穗蓋由人民勤於農事
感天之和以致如斯爾民尚盡力畎畝以奉父母育妻
子永為太平之民共享豐年之樂起居注詹同進曰昔
在成周嘉禾同穎漢張堪守漁陽麥秀兩岐今
主上撥亂世而反之正功德大矣雖戎馬之際亦修農務
故斯民得脫喪亂盡力田畝天降瑞麥非偶然也
太祖曰天不可必人事則當盡為國家者豈可恃此而自
怠乎

○七月是月

太祖諭群臣曰古之賢君常憂治世而古之賢臣亦憂治
君然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而明主之憂治世者世
常治今土宇日廣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嘗一日忘其憂
何也久困之民未盡蘇息撫綏之方未盡得宜卿等能
同予之憂乎能同予憂庶幾格天心而和氣可致矣若
徒竊位苟祿於生民之利病漫不加省卒之禍敗隨至
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懼哉

○洪武元年二月乙丑

太祖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必資民力恐役及貧民乃命
中書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
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興作於農隙用之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
母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獲已
者暫借其力至於不急之務浮汎之役宜罷之
○洪武三年六月戊午朔先是久不雨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君天下者不可一日無民養民者不
可一日無食食之所恃在農農之所望在歲今仲夏不
雨實為農憂禱祠之事禮所不廢朕已擇明日詣山川
壇躬為禱之爾中書各官其代告諸祠且命
皇后與諸妃親執爨為昔日農家之食令太子諸王供饋
于齋所至是日四鼓
太祖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曝于日
頃刻不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榼進蔬食雜
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洪武五年五月戊午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禮畢駕還
乾清宮
皇后妃嬪見
太祖曰方農時天久不雨秧苗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
也甚憂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澤降復常膳
如故於是宮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詰旦水
深尺餘
○洪武十年五月乙未登州衛奏充拓新城請令民築之
太祖諭工部臣曰凡興作不違農時則民得盡力于田畝

令耕種甫畢正當耘耔遽令操版築之役得無妨農乎且築城本以衛民若反以病民非為政之道也其令俟農隙為之

○洪武十二年八月丁亥遣使賚勑諭宋國公馮勝時勝督工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

太祖以其時民當種麥勑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種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自古治天下者必重農時朕封建諸子將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奪農時朕恐小民之怨咨也勑至其即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

○洪武十五年一月乙亥

太祖諭群臣曰朕統一天下於今十有五年夙夜靡寧誠以天下之大生齒之衆庶事之繁日決萬幾苟有怠忽或一言不當貽四海之憂或一事有失為天下之患豈可不盡心乎朕與卿等共理當各勤乃事體朕至懷

○七月庚戌

太祖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寖薄所以然者只為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己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己相資則必

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憂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洪武十六年正月壬申北平按察司言高陽諸縣嘗被水三皇廟分司廨宇圮壞請修治

太祖曰災害之餘居官者當卹民不可勞民今北平水患方息民未寧居風紀之司正當問民疾苦以撫卹之若有修造俟歲豐足然後為之庶得先後緩急之宜今不卹民而以廨舍祠廟為先失其序矣遂命停止

○八月甲戌

太祖諭僉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於牧民者之賢否而咨詢得失激濁揚清則係乎風紀之職近来人情習於故常政事安於茍且上下相蒙彼此無憚乃至闔郡連歲不聞有所激勸或者乃云吏稱民安豈知善惡貴於旌別舉措在於得宜今有司受牧民之寄者豈皆舉職宜有以考察之其令御史及按察司官巡歷郡縣凡官吏之賢否政事之得失風俗之美惡軍民之利病悉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矯直沽名妄興大獄苛察瑣細遺姦不擒見善不舉皆為失職卿其宣布朕意令其知之

○洪武十七年正月癸卯陝西秦州衛奏修理城隍請兼軍民為之

太祖諭都督府臣曰修治城隍借用民力蓋權時宜役之於曠閑之月耳今民將治田之時而欲兼用民力失權宜之道止用軍士修理毋得役民

○九月己未給事中張文輔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間内外諸司奏劄凡一千六百六十計三千二百九十一事

太祖諭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總萬幾安敢憚勞但朕一人處此多務豈能一一周徧苟致事有失宜豈惟一民之害將為天下之害豈惟一身之憂將為四海之憂卿等能各勤厥職則庶事未有不理

○洪武十八年三月辛巳

太祖諭兵部尚書温祥卿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達有不利便即與更張天下豈有不治近聞北方遞運車每輛服三牛寒冬雨雪行路甚艱一牛有損一車遂廢有司責民償牛倍增其價民受其害宜令每車加給一牛以備倒死毋重傷吾民也

○五月戊寅

太祖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日間所决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

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

太祖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饑不暇食倦不暇寢奬勵將帥平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宴樂亦豈不可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是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七月戊寅

太祖問近臣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賛善劉三吾對曰賴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豐登民皆安樂太祖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

太祖曰恩德亦非汎然譬如吏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

○九月是月

太祖諭戸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絶其弊也

○洪武十九年四月丁亥詔遣御史蔡新給事中宮俊往河南檢覈被水人民有賑濟不及者補給之

太祖諭之曰民之被水旱者朝夕待餔已遣人賑濟朕恐有司奉行不至有賑濟不及者不得粒食瀕於死亡深用閔念特命爾往彼覈實有未賑濟者即補給之又曰君之養民如保赤子恒念其飢寒為之衣食故曰元后作民父母爾等其體朕至懷

○洪武二十年二月乙未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于壇所

太祖曰耕籍田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勸盡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群臣享胙于此豈徒為宴飲之樂正欲羣臣知重農之意群臣皆頓首謝

○洪武二十二年四月己亥命湖杭温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淮河迤南滁和等處就耕官給鈔戸三十錠使備農具免其賦役三年

太祖諭戸部尚書楊靖曰朕思兩浙民衆地狹故務本者少而事末者多苟遇歲歉民即不給其移無田者於有田處就耕庶田不荒蕪民無遊食靖對曰去年

陛下念澤潞百姓衣食不足令往彰德真定就耕今歲豐足民受其利

太祖曰國家欲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因其利而利之然

在處置得宜毋使有司侵擾之也

○洪武二十三年四月庚子武定侯郭英奏晉王墳塋庶
惟享堂周垣未備請築之
太祖謂工部尚書秦逵曰事有不急者毋用勞民也方當
耕種之時而英請築堂垣此豈使民以時之道英武人
不學惟知築垣為急而不知奪農時為重也遂止之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庚戌命天下種桑棗
太祖謂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即忘饑暖即忘
寒不思為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
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暖比年以来時歲頗豐民
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
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或
遇凶歉可為衣食之助

○洪武三十年二月壬辰
太祖罷朝因與羣臣論民間事
太祖曰四民之業莫勞於農觀其終歲勤勞少得休息時
和歲豐數口之家猶可足食不幸水旱年穀不登則舉
家饑困朕一食一衣則念稼穡機杼之勤爾等居有廣
廈乘有肥馬衣有文繡食有膏梁當念民勞大抵百姓
足而後國富百姓逸而後國安未有民困窮而國獨富
安者爾等其思佐政裕民之道庶幾食祿無愧

理財

○丙午四月己未

太祖謂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兵戈未靖四方凋瘵軍旅之需一出於民吾欲紓其力柰何基對曰今用師之日必資財用出民所供未可紓也

太祖曰我謂紓民之力在均節財用必也制其常賦乎國家愛養生民正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茍無常制惟掊歛以朘其膏脂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杜末則國計可以恒舒基對曰臣愚所不及此上下兼足之道仁政之本也

○洪武七年正月庚午中書省奏國初改鑄洪武通寶小錢皆用廢錢及舊銅器鑄之然廢錢銅一斤較舊多鑄錢十五文舊器銅一斤較舊多鑄錢十三文請令寶源局及各行省放此為例

太祖曰鑄錢當以輕重為準豈得以多寡為則蓋錢輕則多錢重則少理勢必然若遠輕重而較其多寡則工匠不堪難為定例

○洪武十年三月戊戌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以馬政為重故問國君之富者必數馬以對周禮六卿夏官以司馬為職特重其事也後世掌以太僕今仍其舊又設羣

監以分其責任庶名實相副民不勞而孳息蕃但恐所
司不為究心民又怠惰馬政不修則督責之令行豈不
因馬而疲民國以民為本若因馬而疲民非善政也其
下太僕及諸牧監各令修職毋怠所事

○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朔

太祖觀漢武帝紀顧謂翰林待制吳沈曰人君理財之道
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父經營儲積
未有不為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
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洪武十四年正月丁未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
用者言之頗悉

太祖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為君者當以養民為務夫節
浮費薄稅歛猶恐損人況重為徵歛其誰不怨咨也近
臣復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儲待而能為國家者

太祖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之計則積財
於一家人君為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
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為
聚歛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
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於是言者愧悚自是無
敢以財利言者

○洪武十七年九月庚申

太祖命户部以山東之塩召商中賣聽民買食尚書郭桓

言青菜等府局塩歳收課鈔動以萬計今若從民買食
必虧課額
太祖曰天之生財本以養民國家禁防以制其欲息其爭
耳苟便於民何拘細利求以利官必致損民宜從其便

○洪武十九年三月戊午
太祖諭戶部臣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
民前代理財竊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
剥削蠹餌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揚
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得財有限而傷
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樽節用度自有餘饒減
省徭役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皆盡不
力田畝則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
爾戶部政當究心毋為聚歛以傷國體

節儉

○丙午四月乙卯
太祖閲古車制至周禮五輅曰玉輅太侈何若止用木輅
詹同對曰昔顏淵問為邦孔子答以乘殷之輅即木輅
是也孔子以其朴素渾堅質得中故取焉
太祖曰以玉飾車考之古禮亦惟祀天用之若常乘之車
只宜用孔子所謂殷輅然祀天之際玉輅或未備木輅
亦未為不可參政張昶對曰木輅戎輅也不可以祀天
太祖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斟酌四代禮樂為萬世之

法乗木輅何損於祭祀況祀事在誠敬不在儀文也昶
頓首謝
○十二月己巳典營繕者以宮室圖來進
太祖見其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
其完固而已何必過為雕斵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
不斵可為極陋矣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為首
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娯窮輿馬珠玉之玩欲
心一縦卒不可遏亂由是起矣夫上崇節儉則下無奢
靡吾甞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締構一以朴素何
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洪武元年八月是月有司奏造乗輿服御諸物應用金

者命皆以銅代之有司言費小不足靳
太祖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
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泰之原啟華靡之
漸未必不由於小而至大也
○十月庚辰
太祖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歴戰陣
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為天子卿等亦任顯榮居富
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朕提孤軍應
敵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妄殺毋焚民居此
心簡在
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

肥馬氣燄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難驕淫奢侈但顧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特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在朕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鈌日慎一日自非犒賞將士宴百官享勞外使未嘗設宴為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為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卿等勉之毋忘朕言

○十二月己巳

太祖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

太祖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亡國滅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洪武三年正月甲午

太祖持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袱盤龍金也今宮人洗滌銷鎔得之又出雜紵絲小片縫成如毯者曰此製衣裳所遺用緝為被猶勝棄遺也

○七月丙辰

太祖閱內藏慨然謂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為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費取一己之娛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為一己之私也今天下已平國家無事

封賞之外正宜儉約以省浮費

○十月丙辰朔朝退雨二内使着乾靴行雨中
太祖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之為此非旦夕可成
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謂侍臣曰嘗
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
之皮為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為人嘗歷艱
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侈靡者也因勅百
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

○洪武五年十二月庚子内使奏增飼虎肉
太祖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
費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洪武七年五月甲午禮部尚書牛諒上所考定進膳禮
奏言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以為膳以助精神
太祖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夫儉
可以制欲澹可以順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
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
太祖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
其可哉

○洪武九年五月丙寅命中書省臣作親王宮得飾硃紅
大青緑餘居室止飾丹碧中書省臣言親王居室飾大
青緑亦無過度者
太祖曰惟儉養性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導俗居上而

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茅茨甲宮堯禹以崇聖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

○洪武十六年七月庚戌

太祖謂侍臣曰自古王者之興未有不由於勤儉其敗亡未有不由於奢侈前代得失可為明鑑後世昏庸之主縱欲敗度不知警戒卒瀕於危亡此深可慨嘆大抵處心清淨則無欲無欲則無奢縱之患欲心一生則驕奢淫佚無所不至不旋踵而敗亡隨之矣朕每思念至此未嘗不惕然于心故必身先節儉以訓于下侍臣頓首曰

陛下戒慎如此使後世守而不替長久之福也

○八月辛巳

孝慈皇后小祥先是禮部臣奏令天下諸司致祭

太祖曰此固禮也但儀物百費皆出於民道里往來亦甚勞煩且

皇后在時嘗問朕曰天下之民安乎朕曰爾問甚善然事不在爾后曰

陛下為天下父妾忝為天下母天下之民皆子女也其安與否豈可不知今言猶在耳而欲以小祥費天下民財甚非后心其止之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